



散文空间

翠绿和土黄，生机和死亡，就这样明晰地在这里呈现，希望就在这里萌生，文明的果实也在慢慢成长。

寂寞荒城

□ 学庄

由甘肃入新疆，我们停留的第一站是孤悬荒漠的交河故城。行进中，私下推测，这里是否曾是两河交汇处呢？果真如此，它该繁华辉煌过吧？又是怎样的变故，使它成了一座空城？

无从知晓。眼前是一片死寂，高高低低断断续续的黄土堆围成了一座废墟，刺目的岁月残骸凝固成一个巨大的惊叹号。史学家在此有说不尽的故国往事，画家在此有画不尽的沧桑之变。

断壁残垣，曾是高墙大宅；密线繁点，掩盖人间色彩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里曾是一座兵城，一处繁盛的军事要塞。曾几何时，宝刀闪闪，长剑出鞘，壮士横戈，英雄出手。柳营并不遥远，虎帐就在眼前，夜谈兵事的红烛映照着果敢英武的将士脸庞，连营的号角让从军报国的青春男儿慷慨奋起热血沸腾。

男儿拔剑起。拔剑，拔剑，壮士高歌，声动山川，拔出那柄为五千年风霜、八万里征程作证的长剑，搅动边塞风云，护卫家国平安。

“愿将此身长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”，文弱的书生也发出了气吞河山的绝唱。箭飞马嘶，鼓鸣旗展，胡笳羌笛，朔风黄沙，连绵狼烟里，苍山落照间，壮士勇往直前。何必要马革裹尸，更无须葬于北邙，脚下这方驰骋无阻的热土，才是最适宜长眠的地方……

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，生死交互间的壮士，竟有举重若轻的豪迈潇洒，笑对人生的英雄襟怀足以傲世。此情此景，会让人想起新丰、霸陵、瓜州渡、大散关，想起项羽、李广、霍去病、薛仁贵。那时我们的先民血液里不缺铁也不缺钙，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有骨气的时代，一篇篇古代英雄列传是我们最有效的强心剂，总能让人从中享受到快意恩仇、豪气干云的人生。

站在交河故城边，最易让人想起李欣的《古从军行》，也让人疑问不断。诗中“野营万里无城郭”，交河没有进入他的视野，看起来他没有来过这里。李欣是开元进士，只作过新乡县尉就归隐了，不像岑参那样到过风雪沙碛的北庭、安西，那么他诗中写的黄昏烽火、行人刁斗、风沙雨雪、胡雁琵琶，是何年何月的征人，何年何月的交河？唐太宗平定高昌王国，以其地为西州，改交河郡为交河县，都是李欣出生半个世纪前的事情，李欣之后，从8世纪到14世纪，交河地区又发生了怎样的民族攻略、王朝兴替、兵丁授命、生灵涂炭的故事？又是哪一场战役，使它终于废弃？

我没有去看古墓群。在漫长的年代里，抛骨荒沙的亡魂肯定比入土为安的死者多得多。我留意到一家家居的遗址，那院落，那墙基，固然只是轮廓，但毕竟有人生活过，有过平民的悲欢。遥想最后的居民，在最后的惨烈战役里，是落荒而去，还是与房屋一起化作了飞灰？

千百年来，交河故城就这样被包围在无边的沙漠黄沙中，它真的只是不值一顾的兴衰凭证吗？

故园东望，嘉峪关内，是长城护卫的内地。关外的西域边陲，该有无数的烽火墩台和长亭驿站。从哈密到高昌、交河，再到更远的轮台，一直到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库车，以至于更远的疏勒，屯垦戍边的将士和民众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边塞安危的烽火、消息，护卫着往来不断的僧侣、商队……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交河故城该是我们先人戍边卫国的纪念碑。

步出城东门，遥望古河道，在几十米高的悬崖下，竟然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。一条闪光的小河蜿蜒流过，杨树挺立着，摇摆着它阔大的叶子，胡杨和红柳纠缠在一起，凝成丛丛团团同样刺目的绿色，让人精神大增，陡生力量。

翠绿和土黄，生机和死亡，就这样明晰地在这里呈现，希望就在这里萌生，文明的果实也在慢慢成长。

这难道就是这座寂寞荒城给我的启示？

游西湖，一定要下着微雨。

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。隐约之间，那眉眼盈盈的女子，素手纨扇，袅袅婷婷，越过千年的烟尘，从那画舫里出来，翩跹袅娜，踏上一座座石桥……

西湖的桥，写满忧伤。

西泠桥，青灰的桥畔，旧事已缥缈无踪。那圆形的灰冢下，果真是苏小小弱小的香躯么？“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。何处结同心，西泠松下”。风尘女子与宰相公子，一见钟情，然而，苏小小的深情吟唱，无法得到与阮郁公子终成眷属的欢愉，只能换来门第不当的悲歌。“花须柳眼浑无赖，落絮游丝别有情”。而被苏小小周济过的鲍仁公子，也只能用一间小小的慕才亭，来纪念这位才艺俱优的绝代佳人。自古以来，才女的天空总是乌云弥漫、风刀霜剑，留给后世的，只能是不尽的叹惋。或许，只有悲剧才可以拯救才女的命运，让她们在历史的冷窖中，依然保留淡淡的体温。后人复杂的眼光，叠映西湖的波光，透过几千年烟尘，能再现她们曾经娇俏而清高的容颜么？

断桥边，水流缓缓，碧柳如烟。那是一个多情的雨天，一把油纸伞温柔地撑开在公子许仙的天空，从此撑开了一个人妖相恋的离奇故事。忠贞与背叛，智慧与愚顽，压迫与反抗。盗仙草，水漫金山，状元祭塔……那耳熟能详的情节将西湖点缀得神秘而浪漫。“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”。有过一次浪漫相遇，相知复相守，纵是结局凄凉，我想，那雷峰塔下，白衣胜雪的白素贞，完成了修炼千年的倾情之恋，她的冤魂定然含泪而无悔。

长桥，这弯曲的石桥。十八相送的诗意情节，被人们用各种形式传唱着，千年不老。万松书院旁的柳阴，至今仍是青年男女定情的地方，而不长的长桥，也一直在书写着长长的现代爱情故事……“碧草青青花盛开，化蝶双双久徘徊……”。花飞柳翠之时，蝴蝶

家乡有冬日喝粥的习俗，每每寒风呼啸时节，母亲总会买来五谷杂粮、滋养果药，兴致浓浓地为我们熬粥祛寒。桂圆粟米粥、核桃粳米粥、生姜大枣粥……一锅一锅，锅锅香浓。

粥米入口，回味浓郁，暖人心脾。一碗见底，又馋馋地再添一碗。母亲很满足地笑，言语便多了起来：什么“米虽一物，造粥多般，治粥为身命之源，饮膳可代药之半”；什么“世人个个学长年，不悟长年在目前。我得宛丘平易法，只将食粥致神仙”！尽管母亲几乎不能诠释出这些古文中的深远意境，可她对熬粥之法的确颇有些心得。

一个冬天接着一个冬天，贪婪地享用母亲用心熬出来的香粥，便略知了一些熬粥的章法。成家立业后，时常会按母亲所授，在冬日里掬几把米熬煮一番，让家人也暖一下肠胃。

熬粥，并非是水加米的单一混煮，而需要一些严格而精致的技法，丝毫马虎不得。

熬粥之前，需将米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，让米粒膨胀开。这样做好处多多，不仅熬时节省时间，而且熬出来的粥香浓、口感好。

将米浸泡好，放入盛有适量开水的锅里。开水下锅很重要，如果是冷水下米，极易出现煮粥糊底的情况，让人败兴。用大火煮开以后，再转文火熬煮约半个小时。这大小火转换之间，粥的香味便渐渐入鼻了。熬粥的时候，为了“出稠”，搅拌是颇为讲究的。开水下锅时搅几下，盖上锅盖至文火熬约20分钟之后，开始不停地搅动，一直持续约10分钟，到粥呈酥稠状出锅为止。

画龙，自然要点睛。点油便是熬粥过程中的点睛之笔。粥改用文火熬煮后约10分钟时点入少许色拉油，你会发现不光这粥色泽鲜亮，而且入口之时会别样地鲜滑。

大多数人煮粥时习惯将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全倒进锅里，真正的好粥可不这样做。粥底是粥底，料是料，要分头煮的煮、焯的焯，最后搁在一起熬煮片刻，且绝不超过10分钟。这样熬出的粥清爽不浑浊，每样东西的味道都熬出来了又不串味。

香粥熬好，人得口中，无论咸甜，滋补



天地萍踪

西湖的美，美在忧伤，美在想象，美在那一座座淡云微雨、柳丝飘拂的石桥。

西湖的桥

□ 梅玉荣

自会成双，而翩飞的蝴蝶群里，哪一双才是梁祝？这曲调伤心，却不能不听；这柳色郁结，却不忍不观啊。

细雨蒙蒙中，多少旧爱新愁，如水流逝。人们只能泛舟湖面、漫步桥头，用感受、用想象来填补往事的空白。

从西湖的桥上走过，就是走过一段段忧伤的传说。西湖的美，美在忧伤，美在想象，美在那一座座淡云微雨、柳丝飘拂的石桥。

烟一样的西湖，就让那些美得心痛的片段，越飘越远，渐渐湮没在这古典的忧伤里吧。在远离尘嚣的烟柳深处，这忧伤，会化为低度的美酒，慢慢地卸却浮华，将心醉倒……



言食主义

袅袅粥香中所流露的温馨和温情，粥中淡而绵长的滋味，或许是最能呵护情感，抚慰人心的。

冬日粥香浓

□ 彭佩

而养人，体贴而暖热，于是便让人有了对抗冬日的底气。品粥之时，回味熬煮的过程，心中温暖而明净。这煮粥和做人又有何异呢？需几经清水的洗涤，除去所有的尘垢，还要历经旺火、文火的煎熬，才可成粥。

如今，冬日喝粥已经成为一种时尚，一种潮人乐意为之的生活方式。在商贾云集的繁华都市里，各类粥铺、粥府林立。种类繁多的水果粥、香米粥和咸味粥无疑承袭并光大了古人的粥文化。古人每日食粥，以为养生之要。今人食粥，在养生命、求安康之外，以食粥为乐，袅袅粥香中所流露的温馨和温情，粥中淡而绵长的滋味，或许是最能呵护情感，抚慰人心的。